

關中方言的複數標記

劉道海

陝西師範大學

提要

關中方言複數標記主要有四類：“的”類、“些”類、“們”類、“夥”類。這些複數標記在地域分佈、標記範圍、語義表達上都存在一定差異。其中，複數標記“們”的地域分佈最廣，複數標記“些”的地域分佈最窄。複數標記“們”“的”“夥”“夥裡”“些個”都只能附加在指人的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複數標記“些”則沒有這一限制，其還可附加在非指人的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複數標記“夥”“夥裡”“些個”只能表達普通複數義，複數標記“們”“的”可表達普通複數義和連類複數義，複數標記“些”則可表達普通複數義、連類複數義和相似複數義。複數標記的不同來源是造成這些差異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

複數，標記，關中方言

1. 引言

複數意義的表達手段十分豐富，既可以使用形態手段，如詞綴、詞幹改變，也可以使用非形態手段，如詞、語綴、聲調等（Dryer 2013）。關中方言最為典型的兩種複數表達手段是變調和加標。¹ 其中，變調主要用於構造人稱代詞的複數形式，即關中方言的人稱代詞基本都可以通過改變聲調來區分單複數意義，讀為上聲調時表示單數，讀為陰平調時表示複數（孫立新 2002；張永哲 2016 等）；加標既可以用於構造人稱代詞的複數形式，也可以用於構造其他名詞性成分的複數形式。本文重點討論加標這一複數表達手段。關於關中方言複數標記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如孫立新（2002）、李斐（2003）、蘭賓漢（2011）、葉豔麗（2016）等指出西安、戶縣、宜川、潼關、大荔方言中，第三人稱代詞單數“他”後可直接加“的”表示複數。王軍虎（1996）、邢向東、蔡文婷（2010）等觀察到西安、合陽方言集合名詞後可加“們”表示複數。王寶紅（1999）、毋效智（2005）、張成材（2009）、張永哲（2011）分別指出寶雞、商州、扶風、鳳翔方言指人名詞後可加“的”表示複數。楊炎華、劉道海（2023）指出耀州方言的名詞可附加“些”表示複數。但現有研究仍存在較大不足，一是現有研究多是對單點方言或單一名詞性成分進行的考察，二是除楊炎華、劉道海（2023）外，多數研究的重心並不在複數標記上，因此也未能對其文中涉及的複數標記進行細緻考察。總之，現有研究不足以讓我們全面了解關中方言複數標記的表現及整體類型特點。本文擬對關中方言的複數標記進行全面考察，具體回答以下問題：關中方言的複數標記有幾種類型？各類型複數標記的地域分佈、句法分佈及表達的複數語義是怎樣的？與其他漢語方言的複數標記相比，關中方言的複數標記具有怎樣的特點？又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關中方言複數標記如今的表現？

整體來看，關中方言的複數標記可以分為四類，根據其地域分佈範圍大小，依次排列為：“們”類，包括“們 [mu⁰/mei⁰/mē⁰]”；“的”類，包括“的 [ti⁰]”；“夥”類，包括“夥 [xu⁵³]” “夥裡 [xu⁵³ li⁰]”；“些”類，包括“些 [ɕiɛ²¹]” “些個 [ɕiɛ²¹ kɿ⁰]”。

¹ 本文所說的關中方言包括以下 52 個方言點：寶雞、隴縣、千陽、麟游、岐山、鳳翔、扶風、眉縣、太白、鳳縣、咸陽、禮泉、乾縣、武功、三原、淳化、永壽、涇陽、興平、彬縣（彬州市）、旬邑、長武、西安、長安、周至、戶縣（鄠邑區）、藍田、高陵、臨潼、渭南、蒲城、澄城、合陽、白水、韓城、華縣、華陰、富平、大荔、潼關、宜君、銅川、耀州、黃龍、黃陵、洛川、富縣、宜川、商州、洛南、丹鳳、山陽。本文 52 個點的材料均來自 2019 年–2023 年的實地調查，調查的方言均為城區方言。本文所說的複數包括普通複數（ordinary plural）、連類複數（associative plural）和相似複數（similitive plural），詳請參考 Corbett（2000）、Moravcsik（2003）、Mauri 和 Sansò（2023）等。

2. “們”類複數標記

“們”是關中方言地域分佈最廣的一個複數標記，在關中 52 個方言點均有使用，但“們”在不同方言中的表現並不一致，現將“們”的分佈情況總結如表 1。

表 1 複數標記“們”的分佈

語音形式	地域分佈	句法分佈		
		人稱代詞 ²	指人普通名詞	指人集合名詞
mu ⁰	寶雞 隴縣 千陽 麟游 岐山 鳳翔 扶風 眉縣 太白 鳳縣	—	—	+
mei ⁰	黃龍 華州 潼關 白水 興平	—	+	+
mē ⁰	禮泉 乾縣 彬縣 旬邑 長武 武功 三原 永壽 淳化 涇陽 咸陽 西安 高陵 臨潼 周至 長安 戶縣 藍田 耀州 宜君 渭南 富平 蒲城 澄城 大荔 合陽 韓城 華陰 黃陵 宜川 洛川 富縣 商州 洛南 丹鳳 山陽	—	+	+
	銅川	+	+	+

讀 [mē⁰] 和 [mei⁰] 的都分佈在關中的中部和東部，其中讀 [mē⁰] 的地域分佈最廣，可分佈在關中 37 個方言點，而讀 [mu⁰] 的只分佈在關中西部 10 個方言點。³ 值得注意的是，讀 [mu⁰] 的地區和讀 [mē⁰]、[mei⁰] 的地區有著一條明顯的界限，前者主要分佈在關中西府方言，後者主要分佈在關中東府方言。更重要的是，這一地域界限也反映著句法分佈的差異（見表 1）。

寶雞等西府方言的“們 [mu⁰]”只能附加在指人的集合名詞後表示複數，表達的是普通複數義，如例（1），其他名詞性成分都沒有這一用法，如例（2）。

寶雞話：

- (1) 他弟兄們敢去呀不？（他弟兄們敢不敢去？）
- (2) * 娃們咋這麼會了還沒到哩？

除銅川以外，關中東府方言的“們 [mē⁰]/[mei⁰]”都可附加在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和普通名詞“娃”後表示複數，表達的也是普通複數義，如例（3）－（6）。

² 如無特殊說明，本文的人稱代詞都特指三身人稱代詞。

³ 孫立新（2010）就指出在寶雞一帶方言有“弟兄們 [mu⁰]”“姊妹們 [mu⁰]”的說法。與寶雞相鄰的甘肅徽縣、華池等方言中（雒鵬 2016），“mu”可附在人稱代詞後表示複數意義。我們也觀察到徽縣等方言中的“mu”可以附加在名詞後表示複數，如“弟兄～”“姊妹～”。

白水話：

(3) 天不早咧，讓娃們快睡些。（天很晚了，讓孩子們趕緊睡覺吧。）

(4) 這事你弟兄們看著辦些。（這件事你弟兄們看著辦吧。）

澄城話：

(5) 你叫娃們別燎滑。（你叫孩子們別太搗蛋。）

(6) 我把他弟兄們打了一頓。（我把他弟兄們打了一頓。）

銅川方言中的“們”可附加在人稱代詞、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和普通名詞“娃”後表示複數，如例（7）－（9）。

(7) a. 我 [ŋuo⁵³] / 你 [ŋi⁵³] / 他 [tʰa⁵³] 後首就來。（我 / 你 / 他後面就來。）

b. 我 [ŋuo³¹] / 你 [ŋi³¹] / 他 [tʰa³¹] 後首就來。（我 / 你 / 他後面就來。）

c. 我 [ŋuo³¹] 們 / 你 [ŋi³¹] 們 / 他 [tʰa³¹] 們後首來。（我們 / 你們 / 他們後面就來。）

(8) 他弟兄們正諷閑傳哩。（他弟兄們正在聊天呢。）

(9) 娃們正在吃飯哩。（孩子們正在吃飯呢。）

我們知道，關中方言的人稱代詞普遍可以通過變調來區分單複數意義。⁴不過根據我們的調查，變調手段在銅川方言中出現了弱化，即單純的聲調變化已經不能很好地凸顯單複數的對立，這使得銅川方言出現了讀為 53 調或 31 調的形式都可以表示單數的現象，如例（7a）、（7b）。為了能夠準確地表達複數意義，在“代償機制”的作用下，通過附加“們”來進一步凸顯人稱代詞的複數意義，但要注意的是，“們”只能附加在人稱代詞變調形式（即 31 調）後，如例（7c）。這一現象暫未在其他方言中發現。那麼，為何幾乎在整個關中方言都非常強勢的變調手段在銅川方言中出現了弱化？為何是附加“們”而不是其他標記，如鄰近的耀州方言的“些”、宜君方言的“的”？我們推測這很有可能跟外來移民有關，根據《銅川市印臺區志》（銅川市印臺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20），明末戰亂後，轄區人口多自陝西省內遷入，清末有較多來自湖北、商洛的移民，1940 年咸同鐵路（咸陽—同官）通車，河南、安徽等外籍人口大量遷入。外籍移民遷出地一般都沒有變調區分單複數這一手段，因此移民對當地通過聲調的變化表達單複數的形式可能並不敏感，移民與本地人為了彼此間的交際需求，附加一個複數標記就顯得十分必要，而與“些”“的”等地域特點明顯的標記相比，標記“們”更容易為雙方所接受。從表達的語義上看，例

⁴ 關中方言的人稱代詞讀為上聲調表單數，讀為陰平調表複數，這個問題孫立新（2002）等都已討論。上聲調的調型為高降調，陰平調的調型是低降調，各方言在具體調值上略有差異，為方便論述，本文將其調值統一分別記作 53 和 31。

(7c) 中的“們”既可以表示普通複數，如“他們”可解讀為：他₁+他₂+……+他_n；也可以表示連類複數，如“他們”也可解讀為：他+其他人，而名詞後的“們”只能表達普通複數義，如例(8)–(9)。

在關中方言，上述名詞性成分加“們”後可自由充當主語、賓語、定語，但名詞加“們”後一律不與數量短語共現，如例(10)–(12)，而人稱代詞變調後附加“們”的形式雖不能受數量短語修飾，但可受數量結構的複指，如例(13)。

銅川話：

- (10) a. 娃們能來啊不？(他們能不能來？)
b. * 那些娃們能來啊不？
c. * 娃們幾個能來啊不？
(11) a. 你把她姊妹們嚇紮⁵了。(你把她姊妹們嚇壞了。)
b. * 你把她姊妹們幾個嚇紮⁵了。
(12) a. 他弟兄們人品不好，你甭氣。(他弟兄們人品不行，你別生氣。)
b. * 他幾個弟兄們人品不好，你甭氣。
(13) 我[ɲuo³¹]們倆正諗閑傳哩。(我們倆正聊天呢。)

總之，在“們”的標記範圍、與數量短語共現的能力方面，關中方言的表現要弱於普通話，普通話的“們”不僅可附在人稱代詞和指人名詞後表示複數，而且“人稱代詞+們”可受數量短語的複指，“普通名詞+們”可受到數量短語的修飾(邢福義 1965；張誼生 2001 等)，“專有名詞+們”後還可受數量短語複指(如楊炎華 2015 等)。但關中方言的“們”與普通話的“們”也有共性，如二者的標記物件通常都只能是指人的名詞性成分；二者都既可以表示普通複數，也可以表示連類複數。此外，跨方言地看，包括關中方言在內的整個中原官話中的“們”的標記範圍都是比較受限的，這明顯不同於其鄰近的蘭銀官話(如蘭州話：蘭大中文系語言研究小組 1963)、冀魯官話(如武邑話：張曉靜、陳澤平 2015)中的“們”。如果將北部晉語中的“弭”(如離石話：楊炎華、李彥霞 2021)也納入考察，我們會發現，中原官話的西部和北部方言中的“們”類複數標記都較為強勢，從地域上看，這些方言大都處在或曾經處在與蒙古族等少數民族長期接觸的地區。

此外，王軍虎(1996)指出西安方言中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和普通名詞“娃”加“們”後還可再加“的”表示複數，如“娃們的”“弟兄們的”“先後們的”，即西安方言中“娃”等名詞具備三種複數表達方式(詳見表2)。商州方言(張成材 2009)也有類似現象。

⁵ “=”是用於表示本字暫不清楚，以同音字代替。

表 2 西安方言“娃”等名詞的三種複數表達形式

名詞	A 式	B 式	C 式
娃	娃的	娃們	娃們的
弟兄	—	弟兄們	弟兄們的

A 式和 B 式代表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C 式是 A 式、B 式因競爭產生的疊加形式。這類疊加現象在漢語方言中並不罕見，如貴陽話（彭曉輝 2008）：你們、你些、你們些；成都話（張一舟等 2001）：同學夥、學生些、學生夥些。在西安方言中，A 式、B 式、C 式表達的語法意義基本都是一致的，即都表示普通複數義，但 B/C 式無論是標記範圍還是使用頻率均強於 A 式。新派方言一般傾向於使用 B 式，較少使用 C 式，基本不使用 A 式。這也能說明，疊置形式通常都是過渡形式，並不會成為常式。

3. “的”類複數標記

在關中方言，“的”類複數標記只有“的”。“的”主要分佈在關中西部、中部和東部，具體是寶雞、千陽、鳳翔、扶風、太白、鳳縣、隴縣、岐山、長武、麟游、彬縣、永壽、宜君、耀州、宜川、西安、周至、戶縣、富平、潼關、韓城、華陰、大荔、華縣 24 個方言點。複數標記“的”在各方言的表現也不完全一致，具體參看表 3。⁶

表 3 複數標記“的”的分佈

語音形式	地域分佈	句法分佈		
		人稱代詞	指人普通名詞	非指人名詞
ti ⁰	西安 周至	+	+	—
	隴縣 岐山 長武 麟游 永壽 宜君 耀州	+	—	—
	宜川 戶縣 富平 潼關 韓城 華陰 大荔	+	—	—
tei ⁰	寶雞 千陽 麟游 扶風 太白 鳳縣 華縣	+	—	—
tsi ⁰	彬縣 鳳翔	+	—	—

從句法分佈看，“的”主要附加在指人普通名詞、人稱代詞之後表示複數。

“的”附加在指人的普通名詞後表示複數，這種用法主要分佈在西安、周至。其中，周至方言中的“的”可附加的指人普通名詞多是表示小輩的，如例（14）–（15），一般不能附加在表示長輩的名詞後，如例（16），而西安方言中的“的”僅能附加在名詞“娃”後，如例（17），其他名詞不具備這種用法，如例（18）。這種用法

⁶ 麟游方言中的“的”既可以讀為“ti⁰”，也可以讀為“tei⁰”。

的“的”表達的都是普通複數義，如例（14）“娃的”的語義解讀是：娃₁+娃₂+娃₃+……+娃_n。

周至話：

(14) 娃的把飯吃咧。（孩子們把飯吃了。）

(15) 你侄的短欠下的錢，你知得道？（你侄子們欠了不少錢，你知道不？）

(16) *他舅的咋又走咧先。

西安話：

(17) 娃的急頭半腦地做啥去咧？（孩子們火急火燎地出去幹啥去了？）

(18) *霎胡說，給你叔的弄嘎³¹子。

“的”附加在人稱代詞後表示複數，這一用法在西安等 24 個方言點都有分佈，但這 24 個方言的人稱代詞形式也並不完全一致，具體可以分為兩類，詳見表 4。

表 4 人稱代詞的語音表現

方言點	單數人稱代詞			複數人稱代詞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長武 麟游 彬縣 永壽 寶雞 千陽 鳳翔 扶風 太白 鳳縣 隴縣 岐山 宜君 耀州 富平 韓城 華陰 大荔 華縣	ŋ ⁵³	ŋi ⁵³	t ^h α ⁵³	ŋ ³¹ ŋ ³¹ ti ⁰ /tɕi ⁰ /tsi ⁰	ŋi ³¹ ŋi ³¹ ti ⁰ /tɕi ⁰ /tsi ⁰	t ^h α ³¹ t ^h 31ti ⁰ /tɕi ⁰ /tsi ⁰
周至 西安 戶縣 宜川 潼關	ŋ ⁵³	ŋi ⁵³	t ^h α ³¹	ŋ ³¹ /ŋ ³¹ ti ⁰	ŋi ³¹ /ŋi ³¹ ti ⁰	t ^h α ³¹ ti ⁰

一類分佈在長武等 19 個方言點，讀為 53 調的人稱代詞表達的一律是單數義，讀為 31 調或 31 調形式加“的”表達的都是複數義；另一類分佈在周至等 5 個方言點，第一、第二人稱代詞的表現與長武等一致，但第三人稱代詞只有 31 調一種形式，用於表達單數義，必須後附“的”才可表達複數。可見，這兩類的差異在於第三人稱代詞。造成這一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感染作用”，李榮（1965）就指出第三人稱代詞單數“他”字由於受到“我”“你”聲調的影響也讀作上聲，這一現象在河南、河北、山東等方言中都有發現，很明顯，關中長武等 19 個方言點都發生此類“感染”，而周至等 5 個方言的“他”沒有發生這一“感染”，因此其第三人稱代詞的表現不同於第一、二人稱代詞。

我們注意到代詞“的”表示的複數意義有兩類：一是表普通複數（ordinary plural），如例（21）中的“他的”可以解讀為“他₁+他₂+他₃+……+他_n”；二是表

連類複數 (associative plural)，如例 (21) 中的“他的”還可以解讀為“他 + 其他孩子”。例 (19) – (20) 類同。

周至話：

(19) 我 [ŋʁ³¹] 的畢業咧。(我們畢業了。)

(20) 老王尋你 [ŋi³¹] 的哩。(老王找你們呢。)

(21) 他 [tʰa³¹] 的都在屋看書著呢。(他們都在房間裡看書呢。)

那麼，既然關中方言的人稱代詞可以通過變調來區分單複數，為何變調形式後還會出現複數標記“的”呢？我們認為這與關中方言變調表示複數這一手段的形成有關。張崇 (2000)，秋谷裕幸、徐朋彪 (2016)，楊炎華、劉道海 (2023) 都已分別指出在寶雞方言、韓城方言、耀州方言中人稱代詞複數有兩種表達形式，一種是單音複數形式，即直接通過變調構造的複數形式，單數讀為上聲調，複數讀為陰平調，另一種是雙音複數形式，如“我的”“你的”“他的”，此時的人稱代詞均讀為陰平調，單音複數形式是雙音複數形式脫落“的”形成的。更重要的是，雙音複數形式中人稱代詞之所以讀為陰平調，這是由單數人稱代詞與複數標記“的”連讀產生的變調形式。也就是說，“的”是對人稱代詞進行複數化操作的標記。根據我們的考察，目前仍處於加“的”複數形式向變調形式過渡階段，這使得人稱代詞兩種複數表達形式共存，但這一過渡進程已然加速，因為我們觀察到在耀州等方言中，新派更傾向於直接使用變調形式，甚至在白水等方言中，老派基本都只使用變調形式。

在關中方言中，名詞性成分加“的”後一般可以自由地充任主語、賓語。例如：

西安話：

(22) 娃的咳嗽咧一晚上。(孩子們咳嗽了一個晚上。)

(23) 他的愛做啥做啥些。(他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吧。)

(24) 你得是把他的得罪咧。(你是不是把他們得罪了。)

(25) 你給娃的把衣裳一買。(你給孩子們把衣服買上。)

在定語位置上，各方言點卻呈現出了較大差異。⁷ 其中，只有周至方言中表示複數的“的”後還可以再出現表示領屬的“的”，且使用頻率較高，如例 (26) – (27)，其他關中方言都沒有這種用法。我們在鄰近關中的山西運城方言 (呂枕甲 1991) 中也發現了類似現象，如“他的的_{他們的}”。

⁷ 本文所說的定語位置，如無特殊說明，其後的中心語名詞都是非稱謂、非處所的名詞。

周至話：

(26) 他的的書還沒看咧。(他們的書還沒看呢。)

(27) 娃的的衣裳給紮爛咧。(孩子們的的衣服被紮爛了。)

此外，上述所有名詞性成分加“的”後一律不能與數量成分共現，即既不受數量結構的修飾，也不受數量結構的複指，如西安話不能說“幾個 / 三個他 [tʰa³¹] 的”“他 [tʰa³¹] 的幾個 / 三個”“幾個 / 三個 / 兀些娃的”“娃的幾個 / 三個”等。這明顯不同於普通話的“們”。

關於複數標記“的”的來源問題，戴昭銘（2000），趙變親（2012），楊炎華、劉道海（2023）都推測“的”應來自於“等”，也分別給出了相應的推斷證據，但都缺乏相關的歷史材料進行佐證。王臨惠（2025）運用西北歷史文獻，證明了人稱代詞複數形式“ti⁰”的本字應當為“等”，並指出“ti⁰”這一讀法從隋末唐初一直延續至今。請看：

(28) 問曰：“俗謂何物為‘底’_{丁兒反}，‘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今吳越之人呼‘齊’‘等’皆為丁兒反。……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其本，乃作‘底’字，非也。”（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六·底）（王臨惠 2025: 26）

(29) “等物”為“底物”，又俗以“何等物”為“何底物”，亦音訛變也。以上出《顏氏刊謬》。（宋郭忠恕《佩觿》卷上）（王臨惠 2025: 27）

值得注意的是，戴昭銘（2000）認為運城方言的“的 ti”、粵方言的“哋 tei”、安陽方言的“兜 tou”、客家方言的“等”等都是同源的，均源自古漢語的“等”。這一觀察是非常有洞見的，因為從句法分佈來看，這些複數標記也具備很強的一致性，它們通常分佈在人稱代詞之後，非指人名詞性成分都不具備此能力。

4. “夥”類複數標記

“夥”類複數標記包括“夥”和“夥裡”兩個。其中“夥”主要分佈在寶雞、太白、鳳縣、扶風、三原、高陵、淳化、丹鳳 8 個方言點，“夥裡”主要分佈在涇陽、高陵、商州 3 個方言點。

4.1. 夥

“夥”附加在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後表示複數，如例（30）–（31），但通常只有指平輩關係的親屬集合名詞可附加“夥”表示複數，非平輩關係的親屬集合名詞沒有這

種用法，如例（32）就不成立。這一用法主要分佈在鳳縣、扶風、三原、高陵、丹鳳、淳化 6 個方言點。

扶風話：

(30) 他弟兄夥在些事就好辦了。（他弟兄們在的話事情就好辦了。）

(31) 你先後夥做啥來的？（你妯娌們來幹什麼？）

(32) * 他爺孫夥做啥去呀？

“夥”附加在指人的普通名詞後表示複數，但通常只有普通名詞“娃”能夠附加“夥”表示複數，暫未發現其他指人的普通名詞有此用法，如例（33）–（34）。這一用法主要分佈在寶雞、太白、鳳縣、扶風 4 個方言點。

寶雞話：

(33) 娃夥知道呀不？（孩子們知不知道這個事？）

(34) 你走得了把娃夥叫下子。（你走的時候把孩子們叫一下。）

寶雞等 8 個方言中的上述名詞性成分加“夥”後通常作主語、賓語、定語，如例（35）–（37）。

扶風話：

(35) 娃夥能來啊不？（孩子們能來嗎？）

(36) 把他弟兄夥耍得大的。（他弟兄們架子很大。）

(37) 伢姊妹夥的活高低做不完。（她姊妹們的活總是幹不完。）

從與數量短語的共現情況看，普通名詞“娃”加“夥”後的表現與指人的親屬名詞加“夥”有較大差異。其中，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加“夥”後既不能受數量結構的修飾，也不能受數量結構的複指。普通名詞“娃”加“夥”後可受數量結構的修飾，但不能受數量結構的複指，如寶雞話中可以說“幾個 / 三個娃夥”，不能說“娃夥幾個 / 三個”。

4.2. 夥裡

孫立新（2010）指出在涇陽等關中方言中存在一個相當於普通話“們”的“夥裡”。根據我們的考察，複數標記“夥裡”主要分佈在涇陽、高陵、商州 3 個方言點。“夥裡”只能附加在指親屬的集合名詞之後表示複數，如例（38）–（40）。

商州話：

(38) 你弟兄夥裡吃了飯啦沒有？（你弟兄們吃了飯沒有？）

(39) 你先後夥裡夜里弄啥來？（你妯娌們昨晚幹什麼呢。）

(40) 你姊妹夥裡夜坐車呀嗎不坐？（你姊妹們要不要坐車？）

跟複數標記“夥”等一樣，只有指平輩關係的親屬集合名詞可附加“夥裡”表示複數，非平輩關係的親屬集合名詞沒有這種用法。

涇陽、高陵、商州方言中指親屬的集合名詞附加“夥裡”後通常作主語、賓語、定語，但都不能與數量短語共現，如例（41）–（44）。

高陵話：

(41) 他弟兄夥裡肯來得很。（他的弟兄們經常來這裡。）

(42) 叫她姊妹夥裡過來先。（叫她姊妹們過來。）

(43) 他弟兄夥裡的麥割哩嗎沒割？（他弟兄們的麥子割沒割？）

(44) a. * 他三個 / 幾個 / 兀些弟兄夥裡走哩。

b. * 他弟兄夥裡三個 / 幾個走哩

從現有研究來看，“夥”“夥裡”不僅分佈在關中方言，在西南官話中也有分佈，如成都方言（張一舟等 2001）中的“夥”、棗陽方言（趙世舉 2004）中的“夥裡”。儘管這些複數標記在各方言中的標記範圍有所不同，但它們同樣具備較強的共性，即都只能附加在指人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且通常都是指人名詞，人稱代詞一般也不具備這種用法，詳見表 5。

表 5 複數標記“夥”“夥裡”的分佈

類別	方言點		句法分佈			
			人稱代詞	指人普通名詞	指人集合名詞	非指人名詞
夥	關中方言	三原 高陵 丹鳳 淳化	—	—	+	—
		寶雞 太白	—	+	—	—
		鳳縣 扶風	—	+	+	—
	西南官話	成都	—	+	+	—
夥裡	關中方言	涇陽	—	—	+	—
	西南官話	棗陽	—	+	+	—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可能與“夥”的來源有關，趙世舉（2004）指出“夥”本作“火”，是古代的兵制單位，如《新唐書·兵制》：十人為火，同“火”的人稱為“火伴”，之後引申出指若干人組成的群體，這一意義後記作“夥”，隨著“火（夥）”意義的虛化，逐步衍生出表複數的功能，“夥裡”是由“夥”進一步演變而來的。這意味著“夥”“夥裡”在語法化為複數標記時仍有可能受到“語義滯留”（與人相關義）的影響，使它不能附加在非指人名詞之後，限制了它們的語法分佈。

5. “些”類複數標記

關中方言中的“些”類複數標記包括“些”“些個”。“些個”的地域分佈要大於“些”。“些個”可分佈在關中西部的耀州、富平、華州、合陽4個方言點，“些”只分佈在耀州、合陽2個方言點。⁸

5.1. 些

“些”附加在指人的普通名詞和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後表示複數，見於耀州、合陽方言，如例（45）–（48），“些”此時表示的是普通複數義，如例（46）中的“舅舅些”表達的是“舅舅₁+舅舅₂+舅舅₃+……舅舅_n”。

合陽話：

- (45) 娃些寫字哩。（孩子們正寫作業呢。）
 (46) 你舅舅些來哩嗎不來？（你的舅舅們來還是不來？）
 (47) 他弟兄些做啥開？（他弟兄們幹什麼去來？）
 (48) 他弟兄姊妹些打開咧。（他兄弟姊妹們打起來了。）

“些”附加在指人的專有名詞後表示複數，這在耀州、合陽方言中都有分佈，如例（49）–（50），此時“些”表達的是連類複數義。如例（49）中“李校長些”的語義為：李校長+其他人，相當於“李校長他們”。例（50）類同。例（51）中的“些”是附加在整個並列式專有名詞“李書記王隊長”之後的，既可以表示“李書記+王隊長+其他人”，也可以表示“李書記+王隊長”。

耀州話：

- (49) 李校長些明兒個來呀不來？（李校長他們明天來不來呀？）
 (50) 劉老師些去兀搭做啥呀？（劉老師他們去那裡幹什麼啊？）
 (51) 李書記王隊長些說咋弄哩？（李書記和王隊長他們說這事咋辦？）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李校長些”“劉老師些”等基本都不能表示李校長一家人、劉老師一家人，“些”表達的連類複數意義中各成員之間的關聯主要是通過所從事的某一共同活動或行為建立的，“些”的這一表現與普通話的“們”（楊炎華、桑

⁸ 富平縣與耀州相鄰的一些村鎮，如富平縣梅家坪鎮，也存在表示複數的“些”，用法基本與耀州方言一致，但富平縣梅家坪鎮並不是富平的代表性方言，我們暫不放入正文討論。關於耀州方言複數標記“些”的情況可參看楊炎華、劉道海（2023）的討論。

紫宏 2023)是一致的。這有別於 Daniel (2020) 的觀察, Daniel (2020) 通過跨語言的事實分析, 認為連類複數的典型語義應該是以該專有名詞為代表的一組家庭成員, 如阿奇語 (Archi)。

“些”附加在動物或植物類的名詞後表示複數, 這一用法只見於耀州方言, 我們暫未在合陽方言發現此類用例。例如:

- (52) 他家羊些都跑兀搭去了。(他家養的羊都跑到那邊去了。)
- (53) 他拿狗些咬了。(他被幾隻狗咬了。)
- (54) 把兀搭樹些砍了。(把那邊那些樹都給砍了。)
- (55) 他把雞鴨些都賣了, 把錢給交了。(他把雞鴨都賣了, 把錢交了 / 他把雞鴨之類的家禽都賣了, 把錢交了。)

在耀州方言中, 僅有“狗”“羊”“樹”等日常生活中較為常見的一些動植物名詞後可以加“些”表示複數, 其中例(52)–(54)中的“些”表示普通複數意義, 但是使用頻率不高, 絕大多數動植物名詞都是不能加“些”的。較為特殊的例(55)這類情況, “些”附加在並列式名詞之後, 楊炎華、劉道海(2023)認為這類“些”既可以表達普通複數義, 也可以表達連類複數義, 誠然, 例(55)中的“雞鴨些”有兩種解讀, 一種是解讀為“雞₁+雞₂+鴨₁+鴨₂……”, 表示的是普通複數義, 但我們認為另一種解讀更宜處理為相似複數(similative plural), 而非連類複數。我們的理由是, 典型的連類複數, 如李村長些, 其中的“李村長”是個體指的, “李村長”是該集合中的焦點或核心成員, “李村長”與其他成員的層級並不相同, 而這裡的“雞鴨些”表達的語義是“雞鴨之類的家禽”, 其中的“雞鴨”是非個體指的, 這一集合是通過相似性建立起來的, “雞鴨”是“家禽”這一集合中的範例成員, “雞鴨”與集合中的其他成員處於同一層級。

“些”附加在無生命的名詞後表示複數, 這一用法也只見於耀州方言。例如:

- (56) 那書包些是誰的?(那些書包是誰的/那些書包之類的東西是誰的。)
- (57) 屋裡的桌子凳子些都賣了。(家裡的桌子凳子都賣了/家裡的桌子凳子之類的東西都賣了。)
- (58) 屋裡的盆盆罐罐些都是新的。(家裡的盆盆罐罐之類東西都是新的。)
- (59) 你把鍋碗筷子些都拾掇拾掇。(你把鍋碗筷子之類東西都收拾收拾。)

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包”“桌子”等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的少數無生命名詞可使用這一複數手段, 此時的“些”都可以表示兩類複數語義, 如例(56)中“書包些”

既可以表示普通複數意義：書包₁+書包₂+書包₃……+書包_n，也可以表示相似複數意義：書包之類的物品。但並列式無生命名詞加“些”後更傾向於解讀為相似複數義，例（57），且如果該並列形式是由重疊形式構成（如例（58））或者並列項越多（如例（59）），這一傾向就更為強烈。另外，從使用上看，單個動植物類名詞或無生命名詞加“些”表複數的用法都存在較大限制，且使用頻率普遍不高，而並列式動植物名詞或無生命名詞加“些”這一形式的限制相對較小，在接受度和使用頻率上也更高。

在耀州、合陽方言中，上述名詞性成分加“些”後通常主要作主語、賓語、定語，但都不能與數量成分共現。例如：

合陽話

(60) 你朋友些做啥開²？（你的朋友們幹什麼去來？）

(61) 夜日把他弟兄些餓紮²咧。（昨天晚上把他弟兄們都餓壞了。）

(62) 王村長些的包都在兀搭哩。（李村長他們的包都在那裡放著呢。）

(63) a. *兀些 / 四個娃些把書讀完咧。

b. *娃些幾個 / 四個在哩。

整體看來，耀州、合陽方言中的“些”在充當句法成分、與數量短語的共現情況上表現基本一致，但在標記範圍上仍有較大差異，如耀州方言中“些”的標記範圍要大於合陽方言，合陽方言中的“些”不能附在生命度等級較低的動植物名詞和無生命名詞後表示複數。跨方言的看，成都方言（張一舟等 2001；覃洲 2018）、貴陽安順方言（吳偉軍 2023）、貴陽方言（傅定森 1986；塗光祿 1990）等西南官話中的“些”對生命度等級的限制都較小，都可附加在無生命名詞後表示複數，這一表現與耀州方言的“些”基本一致，具體見表 6。

表 6 複數標記“些”的分佈

地域	人稱代詞	名詞				
		指人普通名詞	指親屬集合名詞	指人專有名詞	動植物名詞	無生命名詞
合陽	—	+	+	+	—	—
耀州	—	+	+	+	+	+
成都	—	+	+	+	+	+
貴陽安順	—	+	+	+	+	+
貴陽	+	+	+	+	+	+

從表達的複數語義類型看，合陽方言的“些”可用於表示普通複數和連類複數，耀州方言的“些”則可以表達普通複數、連類複數和相似複數。值得關注的是，耀州方言的三類複數語義使用了同一個標記形式，同樣使用“些”作為複數標記的貴陽方

言（傅定森 1986；塗光祿 1990）等亦是如此。跨語言地看，這類現象也並不罕見，如埃斯–埃賈語（Ese Ejja）中的“=kwana”也可用作表達三類複數語義的標記（Mauri & Sansò 2023）。從生命度等級看，關中方言連類複數標記“些”要求其標記物件的生命度等級處於高位，通常用於標記指人專有名詞，普通複數標記“些”對生命度等級限制較小，除指人專有名詞以外的其他名詞均可使用，而相似複數標記“些”則要求其標記物件位於生命度等級的低位，主要用於標記無生命名詞，也可標記動植物類名詞，但動植物類名詞一般多是並列形式。

那麼，為何與其他複數標記相比，複數標記“些”對生命度限制較小呢？我們認為這一表現很可能與其來源有關，複數標記“些”應該來自於表示不定量的“些”，這一點丁加勇、沈禕（2014），吳偉軍（2023）等都有討論，如丁加勇、沈禕（2014）就指出西南官話方言中的複數標記“些”很可能是由“複數指示詞 + NP”逐漸語法化為“NP + 複數指示詞”，並脫落其中的指代詞後形成的。我們贊同這一推斷，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不少方言中的複數標記“些”無法直接對人稱代詞進行複數化操作，因為人稱代詞並不具備“複數指示詞 + 人稱代詞”這一形式。但我們也注意到，在複數標記“些”高度語法化後，很可能會突破這一限制，如貴陽方言（傅定森 1986）中就有“你些_{你們}”“他些_{他們}”的用法，不過通常只用於表達不滿情緒的句中，使用較為受限。

5.2. 些個

“些個”附加在指人的普通名詞後，其中耀州、富平、華州方言只有普通名詞“娃”後可附加“些個”表示複數，其他指人名詞都暫未發現這種用法，合陽方言基本沒有這一限制，指人的普通名詞後都可附加“些個”，如例（64）–（66）。此時的“些個”表達的是普通複數意義。

合陽話：

(64) 娃些個把字寫完咧。（孩子們把作業都寫完了。）

(65) 學生些個學不來。（學生們學不會。）

(66) 舅些個鋤地開^二。（舅舅們都去鋤地去了。）

“些個”附加在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後表示複數，這一用法在耀州、富平、華州、合陽均有發現，如例（67）–（68），不過能夠出現在“些個”之前的集合名詞受到一定的語義限制，一般不能附在指非平輩親屬集合名詞後，如例（69），這一點與“夥”“夥裡”表現一致。

華州話：

(67) 你弟兄些個沒吃嗎吃了？（你弟兄們吃沒吃飯？）

(68) 你姊妹些個都快忙死咧。(你姊妹們都快忙死了。)

(69) * 他爺孫些個都好得沒麻搭。

在耀州、富平、華州、合陽方言中，上述名詞性成分附加“些個”後通常作主語、賓語、定語，但不能與數量結構共現，如不能說“幾個娃些個”“娃些個幾個”等，這與複數標記“些”的表現一致。例如：

耀州話：

(70) 娃些個不在這搭哩。(孩子們不在這裡。)

(71) 給你弟兄些個的工資有眉眼了。(給你弟兄們的工資有眉目了。)

(72) 你姊妹些個的大襟襖嫌太太。(你姊妹們的棉上衣很好看。)

(73) a. * 幾個 / 四個娃些個早走哩。

b. * 娃些個幾個 / 四個早走哩。

整體看來，“些個”的句法分佈能力明顯要弱於“些”，最明顯的就是“些個”對名詞的生命度等級有著嚴格的限制，非指人名詞和無生命名詞都不能附加在“些個”之後。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些個”的這一表現呢？從歷時上看（呂叔湘 1985；張家合 2016 等），量詞“些個”的產生時代要晚於量詞“些”，且在使用上也不及“些”，而從共時上看，耀州等關中方言“些”的使用頻率非常高，極少或基本不使用“些個”，這都很有可能使得“些”會先一步語法化為複數標記，從而壓制“些個”的語法化進程，限制其分佈和使用。這一推斷在耀州、合陽方言中可以得到證明。耀州、合陽方言同時擁有“些個”和“些”兩個複數標記。其中，老派方言能夠同時使用“些個”“些”，“些”的使用頻率要高於“些個”，而新派方言更傾向於使用“些”，基本不用“些個”。換句話說，所有能用“些個”的地方一般都可以用“些”。

6. 結論

綜上所述，關中方言主要有四類複數標記：“們”類、“的”類、“夥”類、“些”類。從地域分佈看，“們”類標記分佈最廣，“些”類標記分佈最窄。從句法分佈看，四類複數標記的表現差異較大，“的”類、“們”類複數標記可對人稱代詞、名詞兩類成分進行複數化操作，“夥”類、“些”類複數標記則只能對名詞進行複數化操作，其中複數標記“些”對名詞的生命度等級限制較小，可附加在無生命名詞後表示複數，其他複數標記都只能附加在指人的名詞性成分之後，詳見表 7。從表達的複數語義看，複數標記“夥”“夥裡”“些個”只能表達普通複數，複數標記“的”“們”可表達普通複數和連類複數，複數標記“些”則可表達普通複數、連類複數和相似複數。

表 7 關中方言各類複數標記的句法分佈和語義表現

複數標記		句法分佈							語義類型
		人稱 代詞	名詞						
			指人名詞				非指人名詞		
			普通名詞		專有名詞		動植物	無生命	
親屬	非親屬	指人	非指人						
“們”類	們 meɪ ⁰	—	+	—	—	—	—	—	普通複數
	們 mu ⁰	—	+	—	—	—	—	—	
	們 mɛ ⁰	+	+	+	—	—	—	—	普通複數 連類複數
“的”類	的	+	+	+	—	—	—	—	普通複數 連類複數
“夥”類	夥	—	+	+	—	—	—	—	普通複數
	夥裡	—	+	—	—	—	—	—	
“些”類	些	—	+	+	+	+	+	+	普通複數 連類複數 相似複數
	些個	—	+	+	—	—	—	—	普通複數

造成關中方言各複數標記表現差異較大的原因可能在於其不同的來源，如複數標記“們”“的”都來自於表示類屬的成分，前者來自於“物”（江藍生 1995, 2018），後者來自於“等”（戴昭銘 2000 等），這些類屬成分通常都是指人的，這很可能會限制“們”“的”的分佈。⁹ 複數標記“些”來自表示不定量的量詞“些”，對生命度的限制較小，因而句法分佈和語義表達最為豐富。複數標記“夥”“夥裡”來自於量詞“夥”，受其語義制約，只能用於標記指人名詞。可見，表示“類屬”的成分和量詞是關中方言複數標記的主要來源。跨方言地看，這亦是眾多漢語方言複數標記的重要來源（參看王春玲 2020；王統尚、石毓智 2025 等）。

整體來看，關中方言各類複數標記在地域分佈、句法分佈和語義表達等方面都有不同，但在能否與數量短語共現上，來源各異的複數標記卻表現得相當一致，即基本上都不能受數量短語的修飾，也不受數量短語的複指。從現有研究來看，複數標記“些”“夥”“們”也廣泛分佈在西南官話中，其中成都、貴州等西南官話複數標記“些”“夥”的句法分佈和語義表達與關中方言具有較強的共性，但西南官話中各類名詞性成分加上這些標記後仍可以受數量短語的修飾。在這一點上，“同形”的複數標記在關中方言、西南官話中呈現出較大差異，這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究。

⁹ 關於“們”的來源問題，學界一直都存有爭議，如呂叔湘（1985）認為“們”很可能來自於“輩”，江藍生（1995, 2018）認為“們”來自於“物”，李豔惠、石毓智（2000）認為“們”來自於量詞“門”，但我們也看到“輩”“門”“物”也具有共性，它們表示的都是一類人，都具有一定的類屬概念。

鳴謝

本研究得到陝西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西安及其周邊方言的複數範疇研究”（項目編號 19JZ059）、甘肅省高校教師創新基金項目“甘陝川交界地帶中原官話秦隴片方言語音接觸研究”（項目編號 2025A-012）的支持。感謝編輯部和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 戴昭銘。2000。歷史音變和吳方言人稱代詞複數形式的來歷。中國語文 3。247–256, 287。
Zhaoming Dai. 2000. Lishi yinbian he Wufangyan rencheng daici fushu xingshi de laili. *Zhongguo Yuwen* 3. 247–256, 287.
- 丁加勇、沈禕。2014。湖南鳳凰話後置複數指示詞：兼論方言中複數標記“些”的來源。中國語文 5。418–423, 480。Jiayong Ding & Yi Shen. 2014. Hunan Fenghuanghua houzhi fushu zhishici: Jianlun fangyan zhong fushu biaoji “xie” de lai yuan. *Zhongguo Yuwen* 5. 418–423, 480.
- 傅定森。1986。貴州方言形態二例。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78–82。Dingmiao Fu. 1986. Guizhou fangyan xingtai erli. *Guizhou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4. 78–82.
- 江藍生。1995。說“麼”與“們”同源。中國語文 3。180–190。Lansheng Jiang. 1995. Shuo “me” yu “men” tongyuan. *Zhongguo Yuwen* 3. 180–190.
- 江藍生。2018。再論“們”的語源是“物”。中國語文 3。259–273, 382。Lansheng Jiang. 2018. Zailun “men” de yuyuan shi “wu”. *Zhongguo Yuwen* 3. 259–273, 382.
- 蘭賓漢。2011。西安方言語法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Binhan Lan. 2011. *Xi'an Fangyan Yufa Diaocha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蘭大中文系語言研究小組。1963。蘭州方言。蘭州大學學報 2。81–141。Landa Zhongwenxi Yuyan Yanjiu Xiaozu. 1963. Lanzhou fangyan. *Lanzhou Daxue Xuebao* 2. 81–141.
- 李斐。2003。陝西潼關方言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Fei Li. 2003. *Shaanxi Tongguan fangyan yanjiu*. Xi'an: Shaanxi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李榮。1965。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中國語文 2。116–126。Rong Li. 1965. Yuyin yanbian guilü de liwai. *Zhongguo Yuwen* 2. 116–126.
- 李豔惠、石毓智。2000。漢語量詞系統的建立與複數標記“們”的發展。當代語言學 1。27–36, 61–62。Yen-hui Li & Yuzhi Shi. 2000. Hanyu liangci xitong de jianli yu fushu biaoji “men” de fazhan. *Dangdai Yuyanxue* 1. 27–36, 61–62.
- 雒鵬。2016。甘肅漢語方言人稱代詞。見全國漢語方言學會《中國方言學報》編委會（編），中國方言學報（第六期），83–91。北京：商務印書館。Peng Luo. 2016. Gansu Hanyu fangyan rencheng daici. In *Quanguo Hanyu Fangyan Xuehui Zhongguo Fangyan Xuebao Bianweihui* (ed.), *Zhongguo Fangyan Xuebao*, diliu qi, 83–91.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呂叔湘。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學林出版社。Shuxiang Lü. 1985. *Jindai Hanyu Zhidaici*.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 呂枕甲。1991。運城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Zhenjia Lü. 1991. *Yuncheng Fangyanzhi*. Taiyuan: Shanxi Gaoxiao Lianhe Chubanshe.
- 彭曉輝。2008。漢語方言複數標記系統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Xiaohui Peng. 2008. *Hanyu fangyan fushu biaoji xitong yanjiu*. Changsha: Hunan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覃洲。2018。成都方言常用名詞性後綴研究。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Zhou Qin. 2018. *Chengdu fangyan changyong mingcixing houzhui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Waiguoyu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秋谷裕幸、徐朋彪。2016。韓城方言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Hiroyuki Akitani & Pengbiao Xu. 2016. *Hancheng Fangyan Diaocha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孫立新。2002。關中方言代詞概要。方言 3。246–259。Lixin Sun. 2002. Guanzhong fangyan daici gaiyao. *Fangyan* 3. 246–259.
- 孫立新。2010。關中方言代詞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Lixin Sun. 2010. *Guanzhong Fangyan Daici Yanjiu*. Xi'an: Sanqin Chubanshe.
- 銅川市印臺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20。銅川市印臺區志。西安：三秦出版社。Tongchuanshi Yintaiqu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2020. *Tongchuanshi Yintaiquzhi*. Xi'an: Sanqin Chubanshe.
- 塗光祿。1990。貴陽方言中表示複數的“些”。中國語文 6。438。Guanglu Tu. 1990. Guiyang fangyan zhong biaooshi fushu de “xie”. *Zhongguo Yuwen* 6. 438.
- 王寶紅。1999。寶雞方言裡“的”字的用法。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1)。43–45。Baohong Wang. 1999. Baoji fangyan li “de”zi de yongfa. *Baoji Wenli 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19(1). 43–45.
- 王春玲。2020。漢語人稱代詞複數標記的類型學考察。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6(5)。153–163。Chunling Wang. 2020. Hanyu rencheng daici fushu biaoji de leixingxue kaocha. *Xin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46(5). 153–163.
- 王軍虎。1996。西安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Junhu Wang. 1996. *Xi'an Fangyan Cidian*.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王臨惠。2025。歷史文獻與西北方言研究。語言與文化論叢 1。21–33, 315–316。Linhui Wang. 2025. Lishi wenxian yu xibei fangyan yanjiu. *Yuyan yu Wenhua Luncong* 1. 21–33, 315–316.
- 王統尚、石毓智。2025。漢語方言兩類複數標記的類型規律。長江學術 2。114–128。Tongshang Wang & Yuzhi Shi. 2025. Hanyu fangyan lianglei fushu biaoji de leixing guilü. *Changjiang Xueshu* 2. 114–128.
- 毋效智。2005。扶風方言。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Xiaozi Wu. 2005. *Fufeng Fangyan*. Wulumuqi: Xinjiang Daxue Chubanshe.
- 吳偉軍。2023。貴州安順方言複數標記“些”及“的些”的詞彙化。見全國漢語方言學會《中國方言學報》編委會（編），中國方言學報（第十期），207–217。北京：商務印書館。Weijun Wu. 2023. Guizhou Anshun fangyan fushu biaoji “xie” ji “de xie” de cihuihua. In Quanguo Hanyu Fangyan Xuehui *Zhongguo Fangyan Xuebao* Bianweihui (ed.), *Zhongguo Fangyan Xuebao*, dishi qi, 207–217.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邢福義。1965。再談“們”和表數詞語並用的現象。中國語文 5。365–366。Fuyi Xing. 1965. Zaitan “men” he biaooshu ciyu bingyong de xianxiang. *Zhongguo Yuwen* 5. 365–366.
- 邢向東、蔡文婷。2010。合陽方言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Xiangdong Xing & Wenting Cai. 2010. *Heyang Fangyan Diaocha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楊炎華。2015。複數標記“們”和集合標記“們”。語言教學與研究 6。78–88。Yanhua Yang. 2015. Fushu biaoji “men” he jihe biaoji “men”.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6. 78–88.
- 楊炎華、李彥霞。2021。山西晉語離石方言的“弭”。澳門語言學刊 1。33–41。Yanhua Yang & Yanxia Li. 2021. Shanxi Jinyu Lishi fangyan de “mi”. *Aomen Yuyan Xuekan* 1. 33–41.



- 楊炎華、劉道海。2023。耀州方言複數表達形式。語言研究 43(1)。84–90。Yanhua Yang & Daohai Liu. 2023. Yaozhou fangyan fushu biaoda xingshi. *Yuyan Yanjiu* 43(1). 84–90.
- 楊炎華、桑紫宏。2023。再從“們”字談漢語語法的特點。當代語言學 25(3)。342–361。Yanhua Yang & Zihong Sang. 2023. Zaicong “men”zi tan Hanyu yufa de tedian. *Dangdai Yuyanxue* 25(3). 342–361.
- 葉豔麗。2016。陝西大荔方言詞彙研究。湘潭：湖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Yanli Ye. 2016. *Shaanxi Dali fangyan cihui yanjiu*. Xiangtan: Hunan Kej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張成材。2009。商州方言詞彙研究。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Chengcai Zhang. 2009. *Shangzhou Fangyan Cihui Yanjiu*. Xining: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 張崇。2000。西安、吳堡等地的單音複數人稱代詞及其成因。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 8(2)。41–42。Chong Zhang. 2000. Xi'an, Wubu dengdi de danyin fushu rencheng daici ji qi chengyin. *Xi'an Waiguoyu Xueyuan Xuebao* 8(2). 41–42.
- 張家合。2016。“些類詞”的歷史流變及相關問題。唐山師範學院學報 38(1)。26–30。Jiahe Zhang. 2016. “Xie lei ci” de lishi liubian ji xiangguan wenti. *Tangsh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38(1). 26–30.
- 張曉靜、陳澤平。2015。河北武邑方言複數標記“們”。中國語文 2。153–157。Xiaojing Zhang & Zeping Chen. 2015. Hebei Wuyi fangyan fushu biaoji “men”. *Zhongguo Yuwen* 2. 153–157.
- 張一舟、張清源、鄧英樹。2001。成都方言語法研究。成都：巴蜀書社。Yizhou Zhang, Qingyuan Zhang & Yingshu Deng. 2001. *Chengdu Fangyan Yufa Yanjiu*. Chengdu: Bashu Shushe.
- 張誼生。2001。“N” + “們”的選擇限制與“N們”的表義功用。中國語文 3。201–211, 287。Yisheng Zhang. 2001. “N” + “men” de xuanze xianzhi yu “N men” de biaoyi gongyong. *Zhongguo Yuwen* 3. 201–211, 287.
- 張永哲。2011。鳳翔方言代詞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Yongzhe Zhang. 2011. *Fengxiang fangyan daici yanjiu*. Xi'an: Shaanxi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張永哲。2016。關中方言詞彙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ongzhe Zhang. 2016. *Guanzhong fangyan cihui yanjiu*. Xi'an: Shaanxi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趙變親。2012。晉南中原官話的人稱代詞。方言 2。162–167。Bianqin Zhao. 2012. Jinnan Zhongyuan Guanhua de renchengdaici. *Fangyan* 2. 162–167.
- 趙世舉。2004。“和你”即“夥裡/夥的”。中國語文 1。58–60。Shiju Zhao. 2004. “He ni” ji “huo li/huo di”. *Zhongguo Yuwen* 1. 58–60.
- Corbett, Greville G. 2000. *Nu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niel, Michael. 2020. Associative plural as indexical category. *Language Sciences* 81. 101256. <https://doi.org/10.1016/j.langsci.2019.101256> (accessed 3 May 2025).
- Dryer, Matthew S. 2013. Coding of nominal plurality. In Matthew S. Dryer & Martin Haspelmath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http://wals.info/chapter/33> (accessed 17 June 2025).
- Mauri, Caterina & Andrea Sansò. 2023. Heterogeneous sets: A diachronic typology of associative and simulative plurals. *Linguistic Typology* 27(1). 1–40.
- Moravcsik, Edith A. 2003. A semantic analysis of associative plurals. *Studies in Language* 27(3). 469–503.

Plural Markers in the Guanzhong Dialect

Daohai Liu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lural markers in the Guanzhong dialect primarily fall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de* type, the *xie* type, the *men* type, and the *huo* type. These plural markers exhibit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Among them, the plural marker *men* has the widest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while the plural marker *xie* has the narrowest. The plural markers *men*, *de*, *huo*, *huoli*, and *xiege* can only be attached to human-referring nominal elements to denote plurality, whereas the plural marker *xie* is not subject to this restriction and can also be attached to non-human-referring nominal elements to indicate plurality. The plural markers *huo*, *huoli*, and *xiege* can only express ordinary plural, while the plural markers *men* and *de* can express both ordinary plural and associative plural. The plural marker *xie*, on the other hand, can express ordinary plural, associative plural, and similitive plural. The divergent origins of these plural markers are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se observed differences.

Keywords

plural, markers, Guanzhong dialect

通訊地址：西安 長安區 陝西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daohailiu@126.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7月1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2月16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12月21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12月22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月30日

